

第二十五冊

才辯
雅量
異稟
明智

清稗類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才辯類目錄

徐竹逸自謂無隱惡

陳散木健辯論

徐敬輿解釋裘盡金敝

不打爾打佛

史立庵論孝子節婦廩給

沈去矜發辯議

靳文襄論治河

周櫟園上下今古

邵稼軒舉詁字

王丹麓解口字著人

宗舉兒謂月中桂樹不奇

王用和謂孔子無眉

王小能謂風亦畏寒

吳威卿謂有孤獨連文

虞景敏作辭巧文

頁

高宗謂三藩司皆督撫才

梁相國釋佛之笑

金壽門爲鹺商解圍

杭堇浦有談天口

戴姚成微言息爭

李復堂題佛像

和尚懼內不敢娶

袁子才釋園字

一朝天子一朝臣

梁文莊召對得體

熟梅天氣半陰晴

僧問畢秋帆以子曰

某生論金頂

龔寶寶問難

某明經謂徐令無規矩

良相是長麟

賊詰周燾

孫制府以片言解紛

清稗類鈔

才辯類目錄

二

商務印書館印行

羅文俊不違天威

一四

崔李辨難

康泰直呼縣令姓名

一四

錢東平談鋒

一五

沈文定爲殷譜經飾辭

一五

金安清口若懸河

一六

孝哲后爲穆宗爭立嗣

一六

彼此以何相詰

一七

左文襄俊辯

一八

王維清謂舉人尙

一八

陳樹屏善解紛

二〇

康廣仁辨才無礙

二〇

李文忠拒革命

二一

偷兒自稱劉坤一

二一

錢念劬論請安

二二

王文勤設辭拒人

二二

張氏女慷慨陳說

二三

董成妻善遣張姓女

二四

氏有子姑有孫

二五

二五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才辯類

徐竹逸自謂無隱惡

宜興徐竹逸司李嗜順治戊戌進士某年喪子客有議之者曰徐君必有隱惡故罰及其子竹逸聞之曰昔仲尼有何隱惡而伯魚殛乎

陳散木健辯論

通州陳散木名世祥性狷介不爲苟容素健辯論客或不合必與抗爭不少遷隨或憾焉散木聞而言曰我之所嫉怒我固然卽爾見喜正復何益

徐敬輿解釋裘盡金敝

仁和徐敬輿名敬直嘗與人閒談誤金盡裘敝爲裘盡金敝客笑之徐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非裘盡乎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非金敝乎客無以難

不打爾打佛

華亦祥爲順治己亥進士第二人。聖眷甚優。康熙初。嘗扈蹕至京外之香山。有某寺僧者。聖祖禮之。如拜佛然。僧箕踞自若也。亦祥含怒未發。頃之。車駕出門。亦祥遂取所持錫杖痛毆之。謾罵曰。爾何人。敢受天子拜耶。僧曰。不拜我。拜佛也。華亦曰。我不打爾。打佛也。僧乃合掌曰。阿彌陀佛。善知識。

史立庵論孝子節婦廩給

康熙朝。鄞縣史立庵侍郎。及超官少宗伯時。同官議裁孝子節婦廩給。曰。彼自分內事。何與朝廷。史曰。爲子不孝。爲婦不節。亦何與朝廷。而必以法繩之耶。議遂寢。

沈去矜發辯議

沈去矜。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平時與人語。氣纔屬。及發辯議。則電閃霆激。摧屈一坐。

靳文襄論治河

漢軍靳文襄公。輔任河事最久。其受人傾軋亦最多。康熙乙丑。上念高郵寶應

諸州縣湖水泛溢。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旋召靳及于至京彙議。于力主開濬海口故道。靳仍初議築長隄束水敵潮。時大學士九卿從靳議。而通政司參議成其範給事中王又旦御史錢珏均韙于說。寶應侍讀喬萊亦奏靳議非是。乃命尙書薩穆哈等勘視。奏稱海口不必開。會湯文正公斌以巡撫入爲尙書。獨奏下河宜濬。卒以廷臣異議。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役。未嘗專從靳策也。丁卯。諭又詢下河田畝可紓水患之策。靳仍主築隄減水之說。時于撫直隸。上以靳疏示詢。于仍言下河宜開。重隄不宜築。詔遣尙書佛倫侍郎熊一瀟與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孫在豐會勘。惟佛倫奏應從靳議。天顏在豐議均與靳左。戊辰正月。御史郭琇劾靳糜費帑金。攘奪民田。橫取米麥。越境貨賣。科臣劉楷臺臣陸修祖復交章劾之。天顏在豐亦疏論靳屯田累民。及阻撓下河開濬事。靳自請入覲。上御乾清門。命輔琇及于各陳所見。卒允九卿議。停築重隄。革靳職。後又命學士凱音布侍衛馬布尙書張玉書圖納等先後往勘。均稱靳治河功。己巳正月。上南巡閱河。靳從行。上親見隄工河道。始褒靳實。

心任事。勞績昭然。復原品。壬申。復任河督。逾年。召見于及原署。河督董訥。責其排斬。諭大學士曰。于成龍曾奏。河岸未見斬輔栽柳。及朕南巡。指詢成龍。無辭以對。董訥亦曾言之。彼時九卿皆言。斬輔當從重治罪。若卽誅輔。則死者可復生乎。成龍訥皆叩首。

周櫟園上下今古

周櫟園嗜飲好客。客日滿坐。坐必設酒。談諧辯難。上下今古。旁及山川草木。方名小物。娓娓不倦。觴政拇陣。疊出新意。務使客極懽而去。

邵稼軒舉詁字

康熙時有邵稼軒者。強識多聞。性喜詠諧。值康熙字典初成。讀三月而畢。不遺一字。有難之者。造詁字以請。邵曰。此字。六書所不載。人不能識。而我獨能識之。一手提兩口。當爲亨。聲去鼻涕之亨字。難之者不能辯。

王丹麓解口字著人

地師沈六如嘗過王丹麓。語以庭前不宜種樹。謂口字著木。爲困字。不佳。王曰。

誠然。君亦未宜立於此也。口字著人。豈不成囚字乎。沈默然。

宗舉兒謂月中桂樹不奇

宗定九子舉兒。名學詩。喜讀書。善言辭。六歲而殤。年五歲時。曾偕諸兒戲於庭。一兒指月而言曰。月中那得有桂樹。舉兒曰。汝謂月中桂樹爲奇。彼天地間之有樹。亦當奇耶。

王用和謂孔子無眉

王丹麓好客。裙屐紛集。一日。有客謂孔子無鬚。衆詰其說。客曰。見之孔叢子。子思告齊王曰。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故知今像多鬚。誤也。時丹麓子鼎在側。方六歲。應聲曰。然則孔子亦無眉耶。客語塞。鼎字用和。

王小能謂風亦畏寒

王丹麓病起畏寒。每當雪夕。輒鍵戶禦風。其第五子小能。方五歲。適坐於膝。曰。大人寒。故畏風。抑知風亦畏寒乎。王問故。答曰。風不畏寒。何由喜撲人懷。

吳威卿謂有孤獨連文

吳錦雯有子名鴈。字威卿。幼慧好學。七歲。嘗侍客座。客論詩。謂無孤獨連文者。吳應聲答曰。孤雲獨去閒。非佳句耶。一坐驚歎。

虞景敏作辭巧文

石門虞景敏。名黃昊。康熙丙午。舉於鄉。十歲。卽善屬文。嘗閱唐柳宗元乞巧文。而斥其謬。更作辭巧文以辨之。

高宗謂三藩司皆督撫才

乾隆時。有浙江山東甘肅三藩司入覲。同時召對。高宗問汝等皆歷任藩司。在任時。亦畏督撫否。東藩對曰。不畏。問其故。對曰。皇上旣放督撫。又放藩司。本屬互相糾察。若一味畏懼。不敢爭論。則藩司爲虛設矣。浙藩對曰。臣公事不畏督撫。私事畏督撫。問何謂。對曰。公事。督撫有失。必當爭執。如畏懼默默。必致逢迎遷就。至私事。稍涉營私不公。督撫卽當奏劾。安敢不畏。上以爲然。又次甘藩對曰。臣甚畏督撫。上曰。爾何以獨甚。對曰。督撫以下。卽藩司。屬員視藩司。如視督撫。藩司不畏督撫。屬員亦相率不畏藩司。屬員無畏懼心。公事必致棘手。臣不

敢不畏。上亦以爲然。次日。召見軍機大臣。謂昨見三藩司。皆督撫才也。未幾。皆擢疆圻。

梁相國釋佛之笑

梁相國。卽貳臣傳中某。國初。父子相繼入樞垣。權勢張甚。高宗南巡時。其子已退老。或以其不法事上聞。會梁迎駕遊大佛寺。至山門前。高宗怒指彌勒佛問曰。佛見朕笑。於意云何。梁以佛見佛故笑對。高宗復返顧問曰。然則見汝亦笑何歟。梁免冠頓首曰。佛笑奴才不成佛耳。

金壽門爲齏商解圍

錢塘金壽門客揚州。諸齏商慕其名。競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於平山堂。金首坐。席間以古人詩句飛紅爲觴政。次至某商。苦思未得。衆客將議罰。商曰。得之矣。柳絮飛來片片紅。一座譁然。謂其杜撰。金獨曰。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引用綦切。衆請其全篇。金誦之曰。廿四橋邊廿四風。憑闌猶憶舊江東。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衆皆服金博洽。其實乃金口占此詩。爲某商解圍耳。

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餽之。壽門名農。乾隆丙辰。嘗以布衣舉宏博科而不就。

杭堇浦有談天口

仁和杭堇浦。名世駿。字大宗。生平博聞強記。口如懸河。時方靈皋以文章負重名。堇浦獨侃侃與辯。靈皋遜避之。袁子才有挽詩云。橫衝一世談天口。生就千秋數典才。蓋紀實也。

戴姚成微言息爭

戴東原太史與錢籀石宗伯。乾隆中同官京師。錢素不喜戴。一日。錢之鄉人會飲。同館後輩某縱談。至於戴。錢力詆之。某與之往復辯論。錢憤責某詆斥前輩。越翼日。鄉人又會飲。錢與某均在座。有言及錢之同館前輩杭大宗者。頗致不滿。錢和之。某又抗論。錢不懌。因以某言質之末席戴舍人姚成。姚成曰。小子不敏。於先生所操月旦。實未敢置喙也。所不解者。先生前有一語耳。錢大愕。詢之。姚成則曰。先生不嘗以某之排斥前輩爲無禮乎。先生之於大宗。亦前輩也。今亦排斥之。宜小子之不解也。錢乃肅容起立而謝曰。君言良是。老夫不敏。願安

承教。

李復堂題佛像

李復堂鱣鄭板橋燮。書畫皆精絕。復堂嘗爲人題觀音大士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或訝其儷於不倫。復堂奇窘。板橋卽應聲而言曰。何不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和尚懼內不敢娶

廣州某寺住持僧某。名衲也。平日不事文字。而語言超妙。一日。招集諸名流小飲。座有戲問我輩何人最懼內者。衆未及答。僧亟應曰。惟老僧最懼內。衆笑其不倫。僧徐徐而言曰。惟懼內。故不敢娶耳。

袁子才釋園字

袁子才居金陵。嘗畜一羊。逸入鄰園。食其所種之菜。園叟來告。袁戲叟曰。汝知園字乎。必築園而後可。叟固風雅士也。聞之。亦戲曰。汝亦知園字內爲何字乎。築園僅能防園外。不能防園內也。袁亦爲之絕倒。

一朝天子一朝臣

秦殿撰大士嘗侍高宗。一日高宗偶問曰。汝果秦檜後人乎。秦無他言。但對曰。一朝天子一朝臣。

梁文莊召對得體

錢塘梁文莊公詩正在政府。一時援引。如陳句山太僕兆崙孫虛船通議灝。皆杭州名宿也。或有以文莊庇護鄉人爲言者。一日高宗召文莊。謂之曰。人言爾庇護同鄉。自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梁頓首對曰。臣領皇上無則加勉之訓。時服其有體。

熟梅天氣半陰晴

乾隆末。桐城有方姚二人。同貢時望。而議論輒相抵。每因一言。辯駁累日。得他人排解。始息。久竟成爲慣例。一日。同赴張某家小飲。酒後閒談。偶及時令。方謂黃梅多雨。姚謂黃梅常晴。方曰。唐詩黃梅時節家家雨。子未知耶。姚曰。尙有梅子黃時日日晴句。子忘之耶。方怒之以目。姚亦忿忿。張急勸解曰。二君之言皆

當惜尙忘卻唐詩一句。不然。可毋爭矣。方姚齊聲問何句。張曰。熟梅天氣半陰晴。非耶。於是皆大笑。

僧問畢秋帆以子曰

畢秋帆制軍撫秦。赴任時。道經某刹。因往隨喜。一老僧迎入。畢曰。爾亦知誦經否。僧答以曾誦。畢曰。一部法華經。得多少。阿彌陀佛。僧曰。荒庵老衲。深愧鈍根。大人天上文星。作福全陝。自有夙悟。不知一部四書。得多少。子曰。畢愕然。深賞之。遂捐俸置田爲香火資。並新其寺。

某生論金頂

嘉慶初年。釐正品級。凡生員帽頂。必循例用銀而不得用金。河南汲縣某生。以事至縣署。戴金頂。令指其頂而嘖其違制。生曰。生員家貧。無銀。故用銅。若以此爲違制。則老父臺已先之矣。何責生員。令大怒曰。吾何嘗違制。生曰。按例。老父臺之頂。宜照七品例用金。今果金也者。以責生員可也。否則生員不獨任違制之罪也。敢請以頂俾生員驗之。令語塞。

龔寶寶問難

嘉慶中。江蘇詩人龔光瓚。以事戍黑龍江。歷任將軍至。皆待以賓禮。不以流人視之也。光瓚有子寶寶。幼慧嗜讀。年九歲。已畢五經。人咸稱之曰聖童。將軍那啓泰。常命蒼頭負入節署中。說經寶寶。庶出也。一日。講易大義。問將軍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天地父母。一而已。我乃一爺而二娘。然則地固可多於天歟。將軍無以應之。漫曰。在江蘇爲江南地。在黑龍江爲塞北地。地雖多。其實一也。若有兩母。將毋同。寶寶亦漫諾之。

某明經謂徐令無規矩

長興縣令徐某。初下車。頗鋒利。每收呈。必摘呈中語。面詰之。倘所對稍有參差。輕則擲還。重且撲責。其意蓋以示能也。有明經某者。平日把持邑中事。吏胥咸畏之。令亦知其人。思痛懲之。而未有間。明經亦知令將與己爲難。會有事。訟之縣。乃自懷呈往。是日具呈者殆百餘人。吏胥以明經呈置第一。意令出先詰數語。即可縱之去。以免滋事也。俄而令升堂。人皆跪而待命。令見明經呈。卽置之。

末而每閱一呈。必呼一人前。絮絮問不休。欲令久跪以挫之。明經頗不耐。然尙無隙可乘也。少頃。令摘冠置案上。以手搔髮際。明經見之。卽蹶然起。令怒曰。汝衣冠中人。奈何不知規矩。公堂之上。容汝長立不跪乎。明經乃以手指其頭曰。汝先無規矩矣。世豈有不衣冠而臨民之官耶。言已。掉臂出。令竟無如之何。

良相是長麟

某部司官馬某。爲長麟所劾。某日。與某中翰等在陶然亭。讌敘。縱譚及此。中翰高吟曰。司中無小馬。堂上有長麟。蓋譏之也。長突然至。微聞長麟二字。嚴詞致詰。中翰笑曰。吾輩方以公名作對耳。曰。名醫惟扁鵲。良相是長麟。長始歡然而去。

賊詰周燾

嘉道間。有周太守燾者。嘗牧通州。治賊嚴。每獲賊。卽斷其脚脛。有一賊。甚強項。謂周曰。小的雖作賊多年。亦頗知大清律例。割脚脛在何條。周笑曰。汝言甚是。惟吾亦問汝。三百六十行。行行喫飯著衣裳。汝爲何行。賊不語。遂割之。

孫制府以片言解紛

道光癸未冬。裘安邦任南河中軍副將時。以兵丁鼓譟。稟請河督究辦。而河督不允。遂至齟齬。值江督孫某蒞浦。詢裘曰。是日演武場中。僅人語喧譁乎。抑有擊鼓者乎。裘曰。無鼓聲。孫笑曰。鼓者。伐鼓淵淵。譟者。人聲嘈雜。必兼之。乃爲鼓譟。此殆非也。其獄頓息。

羅文俊不違天威

羅侍郎文俊有才辯。素短視。尋丈外。卽茫無所覩。宣宗嘗於召見時。笑問卿見朕否。叩首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蓋羅實一無所見也。

康泰直呼縣令姓名

上海庠生康泰。以強索漕規歲千元事。被控。上海令許乃大提之到案。康甚辯。許怒。語之曰。爾旣爲庠生。當知禮法。爾爲何學使所取進。康期期言曰。周周周。許曰。豈周系英耶。康遽應曰。許乃大所言是也。許怒。拍案曰。爾何直呼本縣姓名。康曰。老父臺可直呼學使姓名。生員自可直呼老父臺姓名。許大怒。詳請學